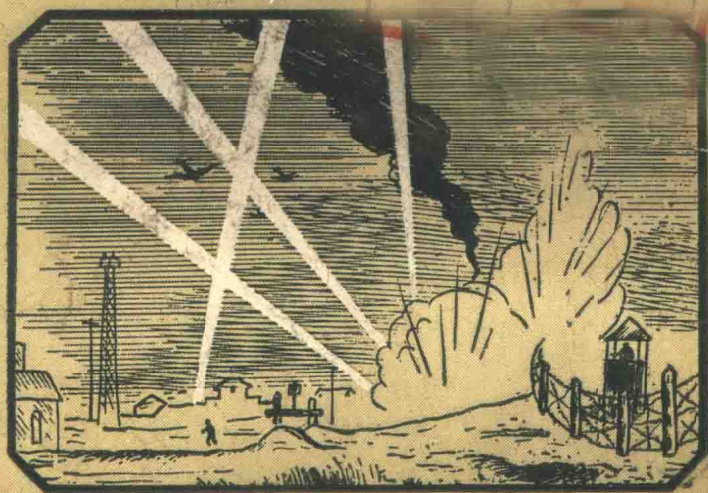


伐·沙布柯著

遙遠的前綫



潮鋒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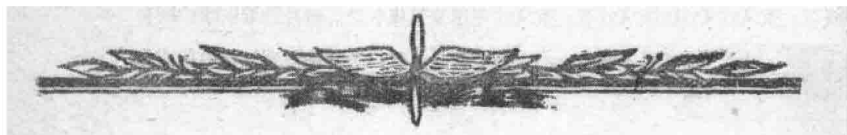
遙遠的前綫

伐·沙布柯著 陳復庵譯



滿 鋒 出 版 社

1953



遙遠的前緣

原著者：〔蘇〕伐·沙布柯

俄譯者：〔蘇〕列·沙庇洛

翻譯者：陳復庵

校者：王樹聲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伍柒號

潮鋒出版社出版

上海(0)沙市一路24號210室

文明印刷所印刷

上海(23)西藏路337弄90號

潮鋒出版社發行

一九五三年一月付排

一九五三年三月簽字付印

一九五三年三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三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上海第七次印刷

印數：32001—33000冊

開本：762×1067 $\frac{1}{25}$ 印張：7 $\frac{23}{25}$

字數：130000字 定價頁：218頁

*定價：~~7.50元~~
7.50元

書號：[84] 分類：文學——長篇小說

光藝印刷公司封面印刷

興華裝訂所裝訂

書中如發現有裝釘上之缺陷，如破頁、缺頁、倒裝等情，請逕向本社掉換。外埠可將原書郵寄本社，當將新書(平郵)寄奉。

Вадим Собко
ДАЛЁКИЙ ФРОНТ

本書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49 年版

Л. Шаниро 俄文本譯出

內 容 提 要

蘇聯女飛行員塔婭及女醫務人員馬莉亞，在作戰中受傷被俘。在關在集中營裏的三年之中，她們歷受無數磨難，但是對黨、對祖國的無比忠誠和熱愛，卻鼓舞她們忍受一切，不斷地以布爾什維克方式進行鬥爭，馬莉亞並爲了救護同伴而英勇地犧牲了自己！

及後塔婭輾轉抵達倫敦，由於英美資本家克勞斯貝及吉伯遜的忘恩負義，重又被關進美國集中營。但是憑着塔婭的機智和不屈不撓的決心，終於戰勝困難，光榮地回到紅軍中繼續作戰。

一

高高的黃色沙丘上空，正括着西風。風從大西洋那邊帶來了大海和鹹水的氣息。

在金黃色沙丘的地面上，有着一一些足印，它們像是一條深灰色的項圈。有兩個人走過了這裏，而後在荒無人烟的廣野中失蹤了。乾燥的沙子叫風括得散落下來，有着深深足印的地方，祇留下隱約可見的淺坑，於是就誰也說不出來，人躲到哪裏去了……

杜布亞——卡利集中營，是在法蘭西北部，諾曼第半島中央，離海沒有多少路。惡劣的自然條件、海和經常發生的危險，養成了諾曼第人堅毅的個性。就是爲了這個緣故，德國鬼子纔在沿岸的地方上，建築了一長列集中營。

他們趕着集中營的俘虜，去造海岸防禦工事。這裏也禁閉着法國游擊隊員，他們是在法國東部薩伏省的山地裏被俘，再送到這裏來，使得他們離開故鄉地區遠一點。這些集中營，是充分武裝的良好堡壘，要是英國人、美國人胆敢渡過英吉利海峽的話，它們就一定可以作爲據點，和他們作戰。

杜布亞——卡利不同於其他集中營的地方，就在於它有着特別嚴厲的制度。除此之外，杜布亞——卡利有一部份地方是監禁婦女的。德國鬼子在閒談之中，時常叫這部份地方爲『寺院』。這種情況，甚至惹得最頑固的法西斯劊子手都注目了。婦女營的負責人克拉梅爾大尉，認爲自己擔任的職位，是責任重大而且有利的。

『寺院』是四長列矮營房，上面漆成耀目的白色。營房造在正方形大場地的四個角上，中央是已經擡平的場地。這裏聳立着一種奇怪的建築物，它的樣子像是運動器具，但是一個人很快就會記起來，這是絞刑台。這裏還有幾條木長櫓。它們的用處並不明白：集中營主任絕對禁止在這上面坐人。

這四列營房，外面圍着帶刺鐵絲網，和集中營本部是隔絕的。正方形大場地的每一個角落上，都有瞭望台，台上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站着哨兵。一棵小樹也看不見，一點點蔭影也沒有。只看到營房耀眼的白色，和點綴着疏稀矮小苦艾叢、石南叢的黃色沙丘的廣野，還有那潮溼而強勁的熱風。但是在遠處地平線旁邊，隱約現出了青色的森林、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鄉村。

靜寂籠罩着婦女住的地方，祇有克拉梅爾大尉和他的助手瑪莉——克雷爾的罵人聲，纔打破這種靜寂。俘虜們之間是嚴令禁止說話的。從世界各地來的婦女們，穿着破爛的衣服，疲倦不堪地不作一聲的在集中營裏走着。她們祇有在夜裏信號發出以後，纔能進營房。陽光晒焦她們的臉，風吹乾她們的皮膚。杜布亞——卡利差不多有一千個俘虜。從早晨到深夜，她們在營房之間那塊廣

場上行走，連坐一下的權利都沒有。要是有一個衰弱的俘虜倒了下去，那麼衛兵就把她扛出鐵絲網——但是從那裏回來的人一個也沒有。維持集中營秩序的人，是德兵和女看守瑪莉—克雷爾。她的臭名聲，連杜布亞—卡利以外老遠的地方上都知道。

在那天早晨——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初旬，我們的故事，就是從這個早晨開始——瑪莉—克雷爾走進婦女營的大門，她的形狀竭力想裝得像個馴養野獸的女人。她的古怪的衣服，像是德寇制服一樣，高統漆皮靴子，外加拿着馬鞭，在這種環境之中，看起來是不像樣子的。這像是瑪莉—克雷爾穿來準備上舞台一樣。她的蒼白色的臉上，有着塗得鮮紅的嘴唇、明晰的細眉毛、淡褐色的大眼睛以及細小的鼻子，這一切活像是一隻假面具。她又長又瘦，慢慢地在集中營裏走去，一面仔細地望着各處，並且動人地向兩旁扭着頭，彷彿讓衆人看看她的深褐色濃髮的樣子。

她一走近，俘虜們就停了下來，僵立在那裏，一面明白地露出恐懼神情，瞅着那個女看守，但是又怕碰到她的目光。瑪莉—克雷爾走遍營房，看遍各個小角落，却找不到什麼能夠找岔子的東西，於是就出外到場地上去了。俘虜們這種特別溫和的態度，使她覺得有點奇怪。女看守以爲這是她的衣服，纔使俘虜們這樣的——她住進集中營以來，這還是她第一次穿着這種制服出現。

瑪莉—克雷爾不慌不忙的走去，留意地細瞧着俘虜的臉：她在找兩個蘇維埃姑娘。以前，她們在另一個集中營裏，曾經企圖逃跑出來。她們進入杜布亞—卡利還沒有多少時候，但是瑪莉—克雷爾已經感覺到她們暗中反抗的力量。

馬莉亞·多洛雪柯和塔娘·葉果洛娃的行動，使這個女看守非常不安。

戰爭開始的時候，瑞士女記者瑪莉—克雷爾到前線去，報導馬奇諾防線上的戰事消息。當法國的領袖出賣了本國，而德寇閃電般攻擊法蘭西的時候，瑪莉—克雷爾做了戰俘，關進了普通的集中營。

但是她做俘虜的時間並不長。集中營的負責人克拉梅爾大尉，發現了她的美麗，於是把她從集中營制度中釋放出來，而這件事也沒有遭到瑪莉—克雷爾的反對。她很快的就開始愛好權力，戰俘名冊上固然還有她的名字，而她一面就熱心地執行女看守的職務了。克拉梅爾大尉帶着她到各處去。他們之間的關係早就斷了，大尉身邊早已出現了別的姘婦，但是瑪莉—克雷爾依舊是他的不可缺少的手。

她在集中營裏的行動，是懷疑和殘酷的混合物。她很明白，住在這裏的婦女，已經失去了反抗能力：她們深信，逃出集中營是不可能的事，而爲了個人的生命，需要不斷的努力奮鬥，也使她們疲倦了。祇有兩個蘇維埃姑娘是例外，因此，打倒她們，逼得她們屈服，也就變成了瑪莉—克雷爾內心的夢想。

現在，她走遍營房，找尋這兩個人。她祇要找到任何一種理由，能夠向她們找岔子就行了。但是這兩個姑娘沒有見到，所以這個女看守很是滿意。那是明白不過的，她們是在後面什麼地方上溜躑着，拚命想不要讓她看到。這就是說，她們怕她。這確是一個很好的開端。

瑪莉——克雷爾又在營房裏走了一刻鐘。到後來，這種情形使她厭煩了。她命令所有囚犯，在營房旁邊排隊。瑪莉——克雷爾每天都點名的，因此這件事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

俘虜們習慣地在營房附近很快的排起隊來。瑪莉——克雷爾巡視着長長的橫隊，瞧着她們的臉，她覺得自己熟悉每個女人的一生似的。

在第一排裏，鄰近那座營房旁邊，站着一個高個子的漂亮姑娘，瘦瘦的臉，淡顏色的頭髮。英國女人瓊·克勞斯貝進集中營的日子並不太久。她搭飛機從阿爾及利亞到倫敦去，機器在法國海岸附近損壞了。全部乘客就進了集中營。

女看守細瞧着瓊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卻沒有決定向她找麻煩。誰知道戰爭的結局是怎樣呢？但是瓊·克勞斯貝溫順地忍受着，彷彿跟大部份俘虜一樣，真的早已沒有驕傲心和意志力了。

在橫隊裏和瓊並肩立着的，是年輕美麗的法國女人約娜·洛雪。克拉梅爾大尉在向約娜獻慰勸。這件事情未必使這個姑娘高興，但是瑪莉——克雷爾還是不敢公開的跟她找麻煩。

再過去一點，站着一個頭髮墨黑的老年女人，她的眼睛老是望着地面。瑪莉——克雷爾從來沒有看到她的眼珠是什麼顏色。這個女人叫瑪麗亞·斯托雅諾娃，是保加利亞人，或者是南斯拉夫人——這在女看守的記憶之中，差不多是一樣的。瑪莉——克雷爾祇知道這個女人在集中營裏經歷了很多事情，但是她一次也沒有舉目向上望過。有時候，克拉梅爾大尉問瑪莉——克雷爾，應該先結果哪一個人，那時候，她就會指着她。

瑪莉——克雷爾往下走去，就看到了吉爾達·耶珊的淺藍色眼睛。從前，這兩隻眼睛閃發着熱烈的光芒。可是現在，它們熄滅了，這個女看守每次看到這種情形都很高興。

婦女們是按照號碼排隊的，瑪莉——克雷爾找不到一個缺席的人。她瞧着每個人的臉，看到她們驚慌的目光，她不明白今天衆人爲什麼變得這樣柔順。無論怎麼樣，看到這種樣子總該高興的。

兩個蘇維埃姑娘應該站在橫隊末尾，第四座營房旁邊。瑪莉——克雷爾慢慢的走近那個地方，竭力想延長這種快樂的時間，同時屏棄掉自己的懷疑心。

她沿着隊邊走過整個橫隊，在當初一剎那間，她簡直不能立刻明白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場地上——點聲音都沒有。

「營房的負責人，到我這裏來！」

瑪莉——克雷爾把這些話說得很輕，但是每一個小角落裏都聽得到——陰森森的靜寂籠罩着場地。有一個女人從橫隊裏跑了出來。

「九百二十七號在哪裏？九百二十八號在哪裏？」

這一個營房的負責人面色發白，她的臉變得完全明白地透露出了真情。她沒有回答。

「我等着你回答，」瑪莉——克雷爾略微揮動着鞭子。

「我不知道。她們以前在那裏的。」

「這件事是誰應該知道的呢？」

『她們一直在那裏的，』營房的負責人辯護道，但是瑪莉——克雷爾已經不聽她那一套了。她跑進營房，檢查俘虜的木板床。那裏連一個人都沒有。

瑪莉——克雷爾回到場地上，那種小心翼翼沒有一點聲音的情狀，使她比訊問她們幾十遍還要明白。就是爲了這個原因，今天俘虜們纔這樣溫順！就是爲了這個緣故，今天集中營的秩序纔這樣好！

五分鐘以後，杜布亞——卡利集中營主任，克拉梅爾大尉，已經知道有兩個蘇維埃姑娘失蹤了。

二

夏天的熱風吹進紐約。在大街深處，黑暗已經完全降臨了。眩目的汽車燈光和街燈的綠幽幽光芒，劃破了黑暗。要是從上面望下去，那麼大街像是奇妙的佈景。亮光和黑暗，忽然輪番變換着，跟舞台上一樣。在第十九層高樓上，只能夠聽到減輕了的嘈雜聲，這種聲音，恰像是一些沉重的石塊，在下面滾過這個大城市的街道似的。

這座房子是屬於山姆·吉伯遜先生個人的，他根據同行中一切實業家的習慣，把他的辦公室安

頓在最高的一層上。到吉伯遜先生這裏來的每一個人，都一定會感覺到，這個主人的地位是多麼高呵。這有點像進宮去謁見皇帝，而必需經過的幾長列套房一樣。山姆·吉伯遜時常想起這個比擬，這使他非常歡喜。確實的，他不是名人，不能妄想得到鋼鐵大王、煤油大王、或者肉類大王的稱號，但是他的手裏還是有不少權力。他幹嗎不可以讓自己享有這種無害的樂處——在十九層樓上接待客人呢！

山姆·吉伯遜站在陽台上，靠着水泥欄干，望着下面。眩目的車流，在柏油路上飛馳，他只希望看到其中的一輛汽車。他甚至覺得有某一種類乎焦急的心情，但是並不覺得奇怪：那件事情是太重要了。

吉伯遜走進辦公室，在一張大寫字樓旁立停。他的一隻手摸過發亮的玻璃，稍為彎下身體，就在昏黑的玻璃平面中看見了自己的臉。它的形狀，恰恰像山姆·吉伯遜希望裝出的那樣——有點焦急的神情，同時又保有尊嚴。這一次下的賭注太多了。即將到來這次會談，就要決定山姆·吉伯遜此後還是留在十九層高樓上，還是不得不跌落下去，可能是直跌進地下室裏。

他望望鐘。到約定時間祇有幾分鐘了。山姆·吉伯遜仔細地聽着：第十九層樓的每個房間裏，都是極度的靜寂。

吉伯遜緊張地望着鐘上的針，他似乎覺得自己的身體也感覺到時間在流過去。怎麼啦，今天將軍可能要遲到一會兒了。山姆·吉伯遜要記住每一分鐘等待他的時間，以後總有這麼一天要向他

報復的。

又過去了三分鐘。驚惶不安的吉伯遜又走上陽台，就看到身旁以及頭頂上巨大廣告的燈光。襯着這種背景，街燈的光芒就顯得是慘白色的。吉伯遜站了一會兒，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去。

五分鐘已經過去了。

遠處傳來了輕輕的足步聲，吉伯遜就立刻活躍起來。面孔上驚惶憂愁的神氣也不見了。

他站在寫字檯旁邊，等候地望着門。

門不聲不響地打了開來，走進來一個高個子的、頭髮斑白的人。他穿着的衣服毫無缺點，但是却使人感覺到，這是一個穿上便衣的軍人。對於這個，吉伯遜很爲歡喜：要是將軍認爲穿便衣到他這裏來是可能的話，那麼談起話來就要容易得多。他竭力想保持十分沉着的樣子，一面彎下身體，淺淺的鞠躬，並且緊緊的握着將軍的手。他請客人坐下。這個將軍注意地細瞧着吉伯遜的臉，在深深的圈手椅上坐了下去。主人坐在對面一把椅子上，他想用這種情形，來着重說明這是一次非正式的親密談話。

吉伯遜雖然一直重視自己和別人的時候，可是他還是決定不要立刻就談到正事上去。他希望由將軍本人開始這次困難的談話，或者給他一個藉口，讓他來開始也行。

他們談了一會兒不相干的事情，而後吉伯遜從遠離本題的事情轉到主題上去。他問道：

「你以爲怎麼樣，將軍，我們總有一天要橫渡英吉利海峽的吧？」

道：「有一會兒，將軍注意地看着吉伯遜。他很明白，這不過是準備作真正談話罷了，因此善意地答

道：『是的，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時間內，我們要渡過英吉利海峽。羅斯福總統已經成功地證明了，這是刻不容緩的戰鬥行動。他早就很想做好這件事，可是我們以為這種行動還是不合時宜。現在衆人都已經明白，時間已經到了。』

『那麼俄羅斯軍隊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』吉伯遜問道。

『我不明白你的問題跟以前的話有什麼直接關係，』將軍冷冷的答道。『我祇能這樣說，差不多各處地方的俄羅斯軍隊，都已到達羅馬尼亞國界線，沒有多久，他們就能夠在德國國界線上出現了。你爲什麼對這件事發生興趣呢？』

『你總明白，將軍，這不單是我一個人對它發生興趣。你大概也相當注意地研究着俄羅斯軍隊的進展。假使他們突然在大西洋沿岸一帶出現，那是很不好的，對不對？你不同意我的這種顧慮嗎？』

『可能是這樣，』將軍搪塞地答道。

『那就是說，要是我正確瞭解你的意思的話，那麼，德國本土很快就要受到猛攻，而那裏要發生決定性的戰事，是不是？』

『這也是可能的。』

「那麼你以為以後有激戰？」

「德國人要抵抗到底。他們願意跟我們和平，繼續和俄羅斯作戰，但是，可惜得很，我們的總統愛好社會主義的夢想，愛好過份的正直，如果我們的總統是另一個人，那就……」

吉伯遜不讓將軍說完，就說道：

「那麼大規模轟炸城市和工廠的事，預料會發生吧？」

「是的，這可以說是一定的事。」

吉伯遜沉默了一會兒。將軍就明白了，過去的全部談話不過是開場白，現在纔真正開始談話了，而這次決定會面，嚴格地說來，就是爲了這個原因。他望着吉伯遜，等待着。

「將軍，」吉伯遜開始說道，「我請你到這裏來，是爲了一件很複雜、而且又很爲難的事情。簡單點說，事情就是這樣的：我和我的同夥——英國人亞瑟·克勞斯貝——共有三家機器製造工廠，它們是在德國魯爾省的一個小城——里漢。這幾家工廠早就屬於我們的。戰爭使我們不能得到正常的利潤。但是戰爭就要結束了，我們希望不久就可以重新經營我們的工廠。」

「這是完全諒解而且不會引起異議的，」將軍謹慎地說，同時竭力想猜出吉伯遜的思想趨勢。

吉伯遜庇護地微笑一下，說道：

「我們要經營的是工廠，將軍，不是瓦礫堆。德國人不會毀滅它們。我希望自己的空軍也不會轟炸它們。」

突然的，將軍什麼都明白了。他考慮着吉伯遜的話，一聲不響地瞧着窗口。黑夜已經降臨到紐約。在某些地方上巨星的光芒，透過了強烈的廣告燈光——這似乎是有誰在強大的光流中間，散發出一些昏暗的小火花。溫暖的風從赫德遜河那裏吹來。

『里漢城……』將軍說道。『我記得這個城市。是的，那裏真的有三個工廠，德國人使它們都生產坦克或者坦克的機件。我們已經計劃炸毀這些工廠。』

將軍說着話，一面注意地看着主人，但是吉伯遜黑褐色的臉上仍是不動聲色——他很好地克制住了自己。

『將軍，這就是說，我們的談話恰巧合時。不轟炸這些工廠，是在你的權力之內的事。我還沒有聽到過美國人毀滅自己工廠的事。』

將軍慢慢的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在房間裏踱了一會兒，就在主人面前立停。吉伯遜緊張地看着他——一切事情，都要在這一分鐘內決定了。將軍一聲不響，等了好久，而後突然的說出一連串話來。

『吉伯遜先生，』他開口說道，『你是個美國人，是個愛國者，你怎麼會決定叫我做這種事情呢？難道現在還能夠有這些思想嗎？德國在這些工廠裏製造出來的，到底是坦克哩。假使我們在未打進去之前，不毀滅這些工廠的話，那麼還會有幾個坦克師前來跟我們作戰。這就是說，還要有幾萬個，或者是幾十萬個美國人倒在戰場上。你怎麼能忘記這一點呢？你說出這種可怕的、差不多

是叛徒般的話的時候，有沒有想到那些母親呢？她們撫養大兒子，而現在送他們出去保衛祖國。吉伯遜先生，難道你連這一點點愛國精神都沒有了嗎？」

可是這位將軍的長篇演說，對於這位主人却不發生什麼影響。他聽着客人的話，更舒服地坐在椅子裏，把兩隻腳交叉地疊起來。

「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危險，將軍。我們的軍隊，在任何事情上，都保衛着我們的榮譽和我們的財產。至於財產是在美國或者德國，那有什麼分別呢？我覺得我們的空軍要保護這些工廠，不去炸毀它們，是比較合理一點。我們的工廠——是合衆國的一部份。我們的士兵，爲它們流了一點血，像他們在別的地方屢次發生過的一樣——這是完全合理的。可是我希望不要發生類似的事情。你的演說不應該在這裏說，應該在羅斯福總統面前——他自己就非常歡喜發表這種演說。但是有一點你是對的：可能有犧牲，你要替殘廢軍人和孤兒找保障，因此，我要給你十五萬元錢，以作爲撫卹他們之用，而且對於這筆錢完全不予監督。我想這是足夠了。」

「想收買我的可憐的企圖！」將軍憤怒地喊道。「吉伯遜先生，你替自己的公司另找別法吧！」

「他嫌少，」這一個念頭閃光般掠過吉伯遜的腦海。

「將軍，我不打算收買你，但是我覺得事實上，二十萬元可以把所有孤兒和殘廢軍人安排得相當好。」